

水浒故事十三则

闹江州

花和尚拳打镇关西

大闹五台山

火烧草料场

杨志比武

吴用智取生辰纲

武松醉打蒋门神

鸳鸯楼

闹江州

真假李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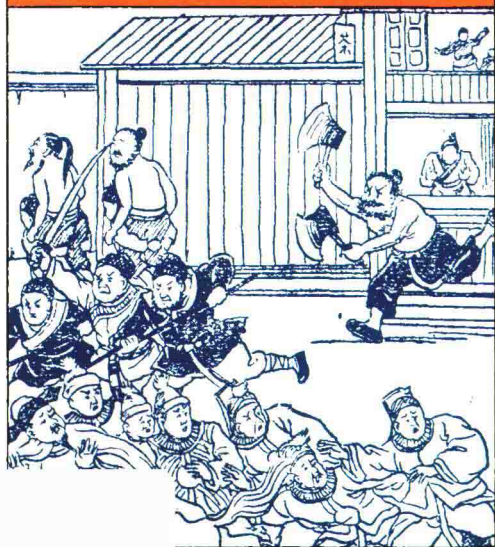
铁牛搬娘

祝家庄

大名府

活捉史文恭

国
韵
故
事
汇



上海图书馆 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国
韵
故
事
汇

闹江州

水浒故事十三则

上海图书馆 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闹江州:水浒故事十三则/上海图书馆编.

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7.12

(国韵故事汇)

ISBN 978-7-108-06151-5

I. ①闹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历史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9338 号

责任编辑 成 华 陈丽军

封面设计 刘 俊

责任印刷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50 毫米×900 毫米 1/16 印张 12

字 数 102 千字

定 价 29.00 元

编者的话

本丛书原为上海图书馆所藏、于 20 世纪上半叶由大众书局刊行的“故事一百种”，其内容多选自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《英烈传》等经典作品，并结合民国时期的语言、见解、习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，既通俗易懂、妙趣横生，又留有一番古典韵味，是中华传统文化及语言的珍贵遗存。

初时，各则故事独成一册，畅销非常，重印达十数版之多。因各册页数较少，不易保存，今多已散佚，全国范围内，仅上海图书馆藏有较多品种。现将故事根据所述朝代重新整理分册，将竖排繁体转为横排简体，并修正了其中的漏字、错字、异体字，根据现代汉语语言规范对标点符号进行了统一处理。

为还原特定时代的故事面貌与语言韵味，编者仅就明显的语言错误做出修正，在保证文从字顺的基础上，尽可能遵照原文。书中所述历史人物与事件，或有与史实相出入处，也视为虚构文学作品予以保留，并未擅自修改。此外，还保留了原书中的全部插图，以飨读者。

目录

106	90	74	57	45	33	12	1
闹江州	鸳鸯楼	武松醉打蒋门神	吴用智取生辰纲	杨志比武	火烧草料场	大闹五台山	花和尚拳打镇关西

173	161	131	124	116
活捉史文恭	大名府	祝家庄	铁牛搬娘	真假李逵

却说宋朝时候华阴县史家村有个史进，从小不务农业，只爱刺枪使棒，因为被人诬告他和少华山上强人勾结，只得烧了庄子，上延安府去投他的师父王进，一路晓行夜宿，独自行了半月之上，来到渭州。“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，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？”史进便入城来看时，依然有六街三市，只见一个小小茶坊，正在路口。史进便入茶坊里来，拣一个坐位坐了。

茶博士问道：“客官，吃甚茶？”史进道：“吃个泡茶。”茶博士点个泡茶，放在史进面前。史进问道：“这里经略府在何处？”博士道：“只在前面便是。”史进道：“借问经略府内，有个东京的教头王进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府里教头极多，有三四个姓王的，不知哪个是王进？”

道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进入茶坊里来。史进看他时，是个军官模样：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；上穿一领鹦哥绿纁丝战袍，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，足穿一双鹰爪皮四



缝干黄靴；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腮边满满络腮胡须；身長八尺，腰阔十围。那人入到茶房里面坐下。茶博士道：“客官，要寻王教头，只问这位提辖，便都认得。”史进忙起身施礼道：“客官请坐吃茶。”那人见史进长大魁伟，像条好汉，便来与他施礼。

两个坐下，史进道：“小人大胆，敢问官人尊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俺是经略府提辖，姓鲁，名达。敢问阿哥，你姓什么？”史进道：“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，姓史，名进。请问官人，小人有个师父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姓王，名进，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？”鲁提辖道：“阿哥，你莫不是史家村什么九纹龙史大郎？”史进拜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鲁提辖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如闻名。你要寻王教头，莫不是在东京恼了高太尉的王进？”史进道：“正是那人。”鲁达道：“俺也闻他名字，那个阿哥不在这里。俺听得说，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。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，那人不在这里。你既是史大郎，多闻你的好名字，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。”

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，便出茶坊来。鲁达回头道：“茶钱俺自还你。”茶博士应道：“提辖但吃不妨，只顾去。”两个挽了胳膊，出得茶坊来。上街行得三五十步，只见一簇众人围住在那里看。史进道：“兄长，我们看一看。”分开众人看时，中间有一个人，仗着十来条杆棒，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，



一盘子盛着，插把纸标儿在上面，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。史进见了，却认得他。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，叫作打虎将李忠。

史进就人丛中叫道：“师父，多时不见。”李忠道：“贤弟如何到这里？”鲁提辖道：“既是史大郎的师父，也和俺去吃三杯。”李忠道：“待小子卖了膏药，讨了回钱，一同和提辖去。”鲁达道：“谁耐烦等你？去便同去！”李忠道：“小人的衣饭，无计奈何。提辖先行，小人便寻将来。贤弟，你和提辖先行一步。”鲁达焦躁，把那看的人一推一跤。众人见是鲁提辖，一哄都走了。李忠见鲁达凶猛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赔笑道：“好急性的人。”

当下收拾了行头、药囊，寄顿了枪棒。三个人转弯抹角，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。门前挑出望竿，挂

着酒旗，漾在空中飘荡。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，拣个齐楚阁儿里坐下。提辖坐了主位，李忠对席，史进下首坐了。酒保唱了喏，认得是鲁提辖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，打多少酒？”鲁达道：“先打四角酒来。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，又问道：“官人吃甚下饭？”鲁达道：“问什么！但有，只顾卖来，一发算钱还你。这厮！只顾来聒噪！”酒保下去，随即烫酒上来，但是下口肉食，只顾将来摆一桌子。

三人酒至数杯。正说些闲话，较量些枪法，说得入港，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鲁达焦躁，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。酒保听得，慌忙上来看时，见鲁提辖气愤愤地。酒保拱手道：“官人，要甚东西，吩咐卖来。”鲁达道：“俺要什么！你也须认得俺！却恁地教什么人在间壁吱吱地哭，搅俺兄弟们吃酒。俺须不曾少了你酒钱。”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。小人怎敢教人啼哭，打搅官人吃酒。这个哭的，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女两人，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，一时间自苦了啼哭。”鲁提辖道：“可是作怪！你与我唤得他来。”

酒保去叫。不多时，只见两人到来：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，手里拿串拍板，都来到面前。看那妇人，虽无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，拭着泪眼，向前来，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。那老儿也都相见了。

鲁达问道：“你两个是哪里人家？为什么啼哭？”那妇人

便道：“官人不知，容奴告禀：奴家是东京人氏，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母亲在客店里，染病身故。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。此间有个财主，叫作镇关西郑大官人，因见奴家，便使强媒硬保，要奴做妾。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，虚钱实契，要了奴家身体。未及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，将奴赶打出来，不容完聚，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。父亲懦弱，和他争执不得，他又有钱有势。当初不曾得他一文，如今哪讨钱来还他？没计奈何，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，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，每日但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留些少子做父女盘缠。这两日，酒客稀少，违了他钱限，怕他来讨时，受他羞辱。父女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误触犯了官人，望乞恕



罪，高抬贵手。”

鲁提辖又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在哪个客店里面？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？”老儿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排行第二。孩儿小字翠莲。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老汉父女两个，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。”

鲁达听了道：“呸！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，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！这个腌臢泼才，投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，却原来这等欺负人！”回头看着李忠、史进，道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俺去打死了那厮便来！”史进、李忠拖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却理会。”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。

鲁达又道：“老儿，你来。俺与你些盘缠，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？”父女两个告道：“若是能够回乡去时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郑大官人必着落他要钱。”鲁达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”便去身边摸出五两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进道：“俺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。你有银子来，借些与俺，俺明日便送还你。”史进道：“值什么，要哥哥还。”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。鲁达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出来与俺。”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。鲁提辖看了见少，便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。”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，吩咐道：“你父女两个将去做盘缠，一面收拾行李。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

起身，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！”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。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。

三人再吃了两角酒，下来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酒钱俺明日送来还你。”主人家连声应道：“提辖只顾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辖不来赊。”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，到街上分手。史进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。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，到房里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地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问他。

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，回到店中，安顿了女儿，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，回来收拾了行李，还了房宿钱，算清了柴米钱，只等来日天明。当夜无事。

次早五更起来，父女两个先打火做饭，吃罢，收拾了。天色微明，只见鲁提辖大脚步走入店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店小二，哪里是金老歇处？”小二道：“金公，鲁提辖在此寻你。”金老开了房门道：“提辖官人，里面请坐。”鲁达道：“坐什么？你去便去，等什么？”

金老引了女儿，挑了担儿，作谢提辖，便待出门。店小二拦住道：“金公，哪里去？”鲁达问道：“他少你房钱？”小二道：“小人房钱，昨夜都算还了。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，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。”鲁提辖道：“郑屠的钱，俺自还他，你放这老儿还乡去。”那店小二哪里肯放。鲁达大怒，揸开五指，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，再复一拳，打落两个当门牙齿。小二爬将起来，一道烟跑向店里去



躲了。店主人哪里敢出来拦他。金老父女两个忙忙离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。

且说鲁达寻思：恐怕店小二赶去拦住他，且向店里掇条凳子，坐了两个时辰。约莫金公去得远了，方才起身，径到状元桥来。

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两副肉案，悬挂着三五片猪肉。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，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。鲁达走到门前，叫声“郑屠！”郑屠看时，见是鲁提辖，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：“提辖恕罪。”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，“提辖请坐。”鲁达坐下道：“奉着经略相公钧旨：要十斤精肉，切成肉丝，不要半点肥的。”郑屠道：“使得，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

去。”鲁提辖道：“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，你自与我切。”郑屠道：“说得是，小人自切便了。”自去肉案上，拣了十斤精肉切着。

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，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，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，不敢拢来，只得远远地立住，在房檐下望。

郑屠整整地自切了半个时辰，用荷叶包了道：“提辖，教人送去？”鲁达道：“送什么！再要十斤，都是肥的，也切成肉丝，不要见些精的。”郑屠道：“却才精的，怕府里要裹馄饨。肥的何用？”鲁达瞪着眼道：“相公钧旨吩咐俺的，谁敢问他？”郑屠道：“是合用的东西，小人切便了。”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地切好，把荷叶包了。整弄了一早晨，却得饭罢时候。那店小二哪里敢过来，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。郑屠道：“着人与提辖拿了，送将府里去？”鲁达道：“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剁好，不要见些肉在上面。”郑屠笑道：“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。”鲁达听得，跳起身来，拿着那两包肉在手，睁着眼看着郑屠道：“俺特地要消遣你！”把两包肉丝劈面打将去，却似下一阵的肉雨。

郑屠大怒，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，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纳不住，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将下来。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。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，哪个敢向前慰劝，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，和那店

小二也惊得呆了。

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来要揪鲁达，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，赶将入去，望小腹上只一脚，腾地踢倒在当街上。鲁达再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，看着这郑屠道：“俺始投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了叫作镇关西！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作镇关西！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？”只一拳，正打在鼻子上，打得鲜血迸流，鼻子歪在半边，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：咸的，酸的，辣的，一发都滚出来。郑屠挣不起来，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，口里只叫：“打得好！”鲁达骂道：“还敢应口！”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，打得眼棱缝裂，乌珠迸出，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：红的，黑的，紫的，都绽将出来。

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，谁敢向前来劝？郑屠当不过，



讨饶。鲁达喝道：“咄！你是个破落户，若只和俺硬到底，俺便饶你了。你如今对俺讨饶，俺偏不饶你！”又只一拳，太阳上正着，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：磬儿，钹儿，铙儿，一齐响。

鲁达看时，只见郑屠挺在地上，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了入的气，动弹不得。鲁提辖假意道：“你这厮诈死，俺再打！”只见面皮渐渐地变了。鲁达寻思道：“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，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，免不了吃官司，又没人送饭，不如及早撒开。”拔步便走，回头指着郑屠尸道：“你诈死！俺和你慢慢理会。”一头骂，一头大踏步去了。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，谁敢向前来拦他。

鲁提辖回到下处，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，细软银两，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，提了一条齐眉短棒，奔出南门，一道烟走了。